

說
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林紓王
慶驥譯

離

家

小

說

天

恨

五三
分角

著者爲盧

騷之友森

彼得森氏

此書不爲

男女愛情

言也實將

發宜其胸

中無數之

哲理特借

人間至悲

至痛之事

曲爲闡明

讀之令人

增無窮之

閱歷

商務

印

書

館

出

版

說

冷紅
生著

金

會

小

說

秋

陵

定價
四角

閩林琴南

先生以小

說得名即

自稱冷紅

生者也先

生著作等

身惟小說

以譯述爲

多此書乃

其自撰以

燃犀之筆

描寫近時

社會述兩

軍戰爭則

慷慨激昂

敘才士美

人則風情

旖旎允爲

情文兼茂

之作

寄

售

處

商

務

印

書

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

說

林 第十集

(每冊定價大洋貳角)

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濟南 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安慶長沙 商務印書館分館

桂林漢口南昌蕪湖杭州福州廣州 潮州雲南香港貴陽南京蘭谿

★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★

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

衛 生 家 庭 必 備 新 療 治 書

定 價 大 洋 一 元

洋 裝 布 面 金 字

社會文化日進。衛生尤爲重要。況近來
傳染病發生愈多。凡家庭防病治病之
方法。宜人人略知大意。庶不至倉卒誤
事。本館特編是書。搜集東西名著。門分
類別。區爲衛生治療二篇。以備家庭普
通衛生及應急時檢查之用。凡欲享家
屬康健之幸福者。不可不各置一編也。

說林第十一集目錄

加波拿里黨

虛無黨復仇記

却灰記

劍綺緣

徐石禪

心一

質疑

宣樊

說林第十一集

加波拿里黨 (Cobonari)

石禪徐遠譯述

舊作感懷斷句曰。男兒自合馳驅死莽莽沙場。好墓田。咄！咄！健兒……健兒……不能死。不能救國危死！死！！死！！死向沙場。是吾健兒最樂之事。最榮幸之事。樂而榮。幸。烏惜一死。

更爲健兒進一語曰。不爲國仇誓勿死。吾請述加波拿里黨之愛國英雄。

噫。天風和暢。細草如茵。意大利獨立之旗。得以與道傍禮拜堂頂之金十字架。互相輝映於殘照之中者。以意大利有健兒故。以意大利有愍不畏死之健兒故。健兒爲誰。卽加波拿里黨。

一千八百二十年某日。維也納都道旁。有一極巍峨壯麗之宅。屹立於夜色迷漫中。重門雙掩。悄無人跡。噫。此何地。此加波拿里黨祕密聚議之所也。

是日到者百餘人。首領瑪志尼向衆宣言曰。吾加波拿里黨。奧大利所視爲私黨。伊大利同胞所視爲公黨者。當尼布士王弗得南第一。於一千八百十五年卽位之時。曾向人民宣誓。遵守一千八百十二年之憲法。詎意口血未乾。爲梅特涅所反對。深恐吾人民權伸張於己不利。竟使吾人受制於專制魔王之下。吾黨之宗旨。當以推翻專制爲先著。但能起革命軍。獨立軍。國民軍。吾黨崇拜之。推戴之。諸君。諸君。須知奧大利爲吾輩之公敵。梅特涅爲吾人之公仇。凡吾黨人。當不與之兩立。……誓不與之兩立。……

言未已。一堂譁然。殺！殺！殺梅特涅。殺梅特涅之聲。喧嚷不已。瑪志尼急搖手曰。諸君毋躁。此間耳目稠密。設爲警察所聞。奈何。適足以償吾儕事也。此何事。遽暴躁。乃爾速鎮靜！速鎮靜！衆聞此言。乃各屏聲就坐。忽一僕人手持白色紙一束。全息入堂。急切言曰。報……報……報……報……西班牙革命軍起。國王迫於勢。已將自由憲法頒行矣。衆聞此言。爭相索閱。一堂復譁。瑪志尼厲聲曰。坐……

坐……諸君坐。西班牙之倡革命軍。乃吾儕所朝夕寢饋之舉。第風雲湧。洞天發。殺機時哉。不可失速籌進行方法。徒躁亦奚以爲。衆曰。諾。

倏一少年躍身立演臺上。向衆宣言曰。進行方法當先攪動波蘭。次往行刺梅特。涅如常山之蛇。使其首尾不暇應。吾儕便可從容在尼布士帕特門。倫巴的撒的。尼亞各地方。部署一切相機而動。不向奧人掌握中。攫回權利。發布憲法。還我自由。天職者。毋寧死。噫。少年爲誰。少年乃飽歷風霜。富有膽識之加里波。

加里波續言曰。攪動波蘭。行刺梅特。涅。當分途并舉。事不宜遲。余任行刺梅特。涅。爲吾伊大利第一次流血人物。誰任波蘭之行者。瑪志尼應聲曰。我……我……衆咸應曰。願隨瑪將軍去。加里波大喜。遂散會。

萬花如簇。鶯梭似織。奧大利都之珂克斯街。異常繁盛。如龍馬如水車。往來不絕。忽一極華麗之馬車。前後護衛百餘人。由北急馳而來。顧盼間。轟然一聲黑煙迷濛。最後之護衛二十餘人。應聲倒地。於是人聲鼎沸。刺客！刺客！！喧呼不已。最

前。之。護。衛。十。餘。人。擁。馬。車。狼。狽。向。東。而。去。咄！此。何。人。得。邀。天。幸。於。九。死。一。生。中。安。然。脫。險。而。去。咄！此。何。人。蓋。奧。大。利。之。大。宰。相。公。爵。梅。特。涅。是。

梅。特。涅。出。險。返。邸。乃。命。閉。城。大。索。刺。客。十。日。不。得。是。役。也。死。者。十。餘。人。傷。者。十。餘。人。房。屋。毀。者。數。十。幢。梅。特。涅。一。一。撫。卹。如。儀。

濃。雲。似。墨。戰。血。淋。漓。瑪。志。尼。率。百。十。名。健。兒。在。波。蘭。舉。事。矣。殺。聲。震。天。地。彈。丸。擬。風。兩。瑪。志。尼。及。百。十。名。健。兒。竟。爲。奧。兵。所。困。四。面。環。攻。甚。急。是。時。僅。瑪。志。尼。一。人。殿。後。指。揮。厲。聲。呼。曰。事。急。矣。進。亦。死。退。亦。死。寧。進。而。死。毋。退。健。兒！健。兒！！惟。有。死。！！惟。有。死。戰。伊。軍。聞。言。益。感。奮。力。進。不。却。

濃。煙。迷。處。火。光。閃。灼。伊。軍。倒。者。幾。半。餘。軍。力。不。支。危。機。僅。一。髮。間。忽。隆。然。一。聲。一。彈。由。斜。刺。直。向。敵。人。而。去。中。敵。指。揮。官。仆。地。兩。軍。大。驚。瑪。志。尼。歡。呼。曰。伊。大。利。獨。立。旗。……獨。立。旗。……誰！誰！！率。者。爲。誰！！一。健。兒。呼。曰。加……加。里。波。將。軍。

……加。里。波。將。軍。率。健。兒。至。矣。

哇。加里波。胡由。而來。又胡由。率數十健兒。而來。咄！奇事。咄！！怪事。

蓋加里波。自出維也納。都備極經營。日伺隙於梅特涅之門。竟於某日。一擲。未中。幾遭擲去。踉蹌走普魯士。蟄伏月餘。聞波蘭戰事起矣。乃復合集同志。得六十人。風馳電掣。直向波蘭出發。甫抵波蘭。正與伊兩軍血肉相搏之時。乃率健兒破圍而入。大呼曰。加里波至矣。吾黨健兒努力。與軍不及備。經此蹂躪。亦若有千軍萬馬奔馳而來者。乃大崩潰。向北奔去。嗚呼。如獅如虎。神聖不可侵犯之奧兵。竟一旦披靡。若此而決死之。加里波拿里黨健兒。均得破圍而出。伊誰之力。曰。伊軍能死戰。故加里波拿里黨之健兒。能決死戰。故是役也。最後之二十分鐘。伊軍僅就一荒寺為病院。青燐相映。鐵甲模糊。瑪志尼淒然謂加里波曰。余幾死……全軍幾覆。……余不能不敬將軍為解波蘭圍之天使也。將軍……將軍……吾服爾英雄……吾服爾英雄。

加里波曰。九死一生。吾儕謹誌之。梅特涅未死。後患方殷。仍前進。毋懈。瑪志尼點。

首曰諾

虛無黨復仇記

英國葛威廉著

心一譯

三年前倫敦有俄商欲爲其子延師授英文。特刻廣告於報紙中。時余適落拓無事。遂踵門而自薦焉。主人與余接談。頗器重余。卽留余作師。其子名寶魯。年十八九已來。風采韶秀。意致溫婉如處子。兩眸尤媚絕。似女郎之秋波。主人姓佛歇甫。据渠自述。係俄羅斯巨商。在聖彼得堡設巨肆。而里格挨特沙兩處有支店。與英國貿易最廣。其來英也。亦爲商業上之經營。摒擋訖。便將返俄。其子少不更事。今欲令習英文。俾得助渠營業。主人方與余傾談。室門忽啓。有一幼女疾馳而入。幼女年約九齡。眉目如畫。趨就主人。以所攜蠟偶置主人膝頭。斗返顧。見有生客。瞠目而視。以一指納口中。嚙之。主人謂之曰。此葛威廉先生。寶魯之師也。言訖。顧余曰。我女荷兒齒稚。是以羞見生客。無何。余卽告別。其後遂日詣其家授英文。寶魯

敏慧善讀。余深喜之。余旋知主人已鰥。極鍾愛其子女。主人之家。在聖彼得堡。今則稅屋而居。屋在華朋街。頗華好。然有一事絕奇。則其扉上漆色。紅白間雜。是蓋倫敦所罕有者也。閱一星期。余詣其家。忽見其扉已改漆深藍色之漆。不復如前之紅白耀目。及余授課。余便以此詢寶魯。寶魯謂初賃屋時。扉已作紅白之色。今惡其俗不可耐。是以易之。未幾。賓主益相得。主人情意殷渥。恆留余在其家晚餐。寶魯及荷兒漸待余如一家人。余每與主人飯罷閒話。覺其人曾受高等教育。健談而善辯。今雖富有巨資。然亦曾歷盡艱辛。是以額際多皺紋。且度其年齒。殊不甚高。而髭髮均已鬢鬢然白。談話間。每道及亡妻。卽爲浩歎。時又以一手掩目。抑若有悲慟事。不復欲憶及者。恆來主人家者。余之外。僅一中年男子。其人亦俄產。儀采軒豁。偉壯如軍界中人。姓查訥甫。名尼古拉司。寶魯與交好尤密。主人亦輒留渠晚餐。敬禮甚至。故余意尼古拉司所處地位。必較主人爲高。尼古拉司之爲人。慷慨異常。不與人較長短。能操英德俄三國之語。其寓在聖極姆斯街。嘗邀余

往。一夕余與主人餐罷閒談。忽道及尼古拉司。主人曰。其人爲富豪。其富甲於全球。君信之乎。余愕然曰。有是哉。主人曰。其貲可數千萬鎊。余曰。渠亦貴族中人乎。主人睨余。狀似懷疑。已而詢余曰。君何以知之。余曰。余察其舉止行動。大似貴族中人。主人曰。君謂然耶。葛威廉君。請語余。君前曾值其人乎。請實告余。余對曰。余前殊未遇是人。主人聞余語。立變其色。余見其變色之狀。殊不之喜。踰頃。余卽返寓。其後十餘日。余每晨以十時至其家授課。濱暮五時卽歸。主人久不留余晚餐。余自思得毋已拂主人意耶。余自是益留意於主人之容色。覺其人似頗狡黠。余每不注目。渠卽凝視余身。很戾之色。恆流露於不覺。其面作三角形。額際廣而頷則尖削。當其很然睨余之時。余覺其狀至可怖也。其子寶魯勤於讀課。餘之暇。輒以英國禮俗詢余。余一一語之。渠每嘖嘖稱奇。言與俄俗大異。一日。余詣其家。見其扉已改漆綠色。余深訝異之。然余亦不以此詢寶魯。又逾數日。忽又改漆黑色。是夕。主人又邀余晚餐。座客舍余外。爲尼古拉司及尼古拉司攜來一猶太人。其

人面目瘦損。所衣禮服。殊不適於其體。一望卽知爲抑塞之徒。且頻頻失禮。時睡於地衣之上。渠適坐於余左。余深厭惡之。食時。主人屢屢視壁上時鐘。夜漸深。其惶急亦漸減。至十時許。卽已復其常態。踰頃。尼古拉司及猶太人先行。余猶在吸煙室中吸雪茄。時寶魯及荷兒亦均在室中。余忽聞室外人聲囂然。繼卽有三人推戶而入。各出手槍向余等。三人貌均獐惡。絕不似上流社會中人。主人驚顏如土。愕然失聲。遽自囊中出手槍。寶魯坐椅中。瞠目而視。荷兒趨匿余身後。老人厲聲曰。若輩擅入人家。意欲何爲。爲首一人曰。義文史敦般。吾儕蹤跡得汝矣。汝欲遁出我網羅之外。然而終不得脫。當汝妻被執之時。有緊要文件未爲吾儕所得。今請卽以與余。老人曰。聖彼得堡之警察。在倫敦殊無權也。爲首者曰。誰言無權者。余專爲搜索彼文件而來。老人聞語。又變其色。很戾之色。遽現於其面。忿然曰。彼得那歇亭。汝誠我仇人哉。凡余所歷困苦。均汝一人所致。吾妻之被執及其流往西比利亞。余之失敗及財產之入官。莫非汝所播弄。余在吾無上帝無人道之

祖國。已歷盡艱辛。而汝猶以爲未足。今復追躡至是。欲搜索彼文件。汝欲搜索則搜索可耳。余不汝抗也。但今日汝縱有權。汝須誌之。義文史敦般。今所居地。爲自由之英國。非專制之俄國所可比。余今發誓復仇。余將守誓弗忘。務實踐之。而後已。今日之事。汝爲政。明日之事。則我爲政也。那歇亭。汝徑自搜索可也。但余默禱上帝。速與汝以應得之罰。汝殘害數百萬同胞之惡人。那歇亭聞言。向老人作乾笑。默然不答。余竊念俄羅斯之警吏。在倫敦搜索人家。寧非咄咄怪事。然老人頃宴客時。頗有惶急之態。且頻視壁上時鐘。然則渠必已預知那歇亭之將至。故特招尼古拉司及余晚餐。冀余儕助渠抵抗。今渠知抵抗實無用。遂任那歇亭搜索。那歇亭又自室外招二人至。五人卽從事於搜索。老人後語余。那歇亭爲俄羅斯警務總長。其勢力絕巨。是時那歇亭等搜索良久。無所得。末乃得一文件匣。老人曰。汝需文件匣之鑰乎。言次。以鑰授那歇亭。那歇亭啓匣。其中均函牘。并有一婦人小影。年逾不惑。而風韻猶存。那歇亭以授老人。且曰。是非一絕妙之紀念品耶。

老人取置案頭。殊不審視。那歇亭曰。汝抑知渠已自西比利亞返乎。老人急曰。返耶。渠今在俄羅斯耶。那歇亭笑曰。羣醫謂西比利亞之氣候殊不適於其體。是以招渠返俄。老人曰。渠今在何所。老人復語余曰。其妻被捕已五載。被捕後。音耗便絕。但知渠被流於西比利亞耳。那歇亭曰。汝欲知其所在乎。渠今在蘇色般獄中。老人失色。氣咽如昏。旋曰。在蘇色般獄中耶。汝誠魔鬼哉。余將句未終。取手槍向那歇亭。將擊之。余急起奪其槍。後余知蘇色般獄。爲俄羅斯最黑暗之囹圄。獄在拉度加湖中。投入此獄者。皆監禁終身之囚徒。一入其中。亦永無出獄之望。那歇亭神色自若。笑謂老人曰。義文史敦般。勿爾勿爾。汝毋妄費槍彈。汝後將需是。汝其留以自用。當那歇亭等搜索之際。寶魯默然不作一語。惟瞪目而視。荷兒初雖匿余身後。旋即奔取蠟偶。堅抱弗釋。至是。謂一人曰。汝不將攜我蠟偶去乎。其人向荷兒。驟然而笑。且曰。否否。余儕爲文件而來。非爲蠟偶來也。斯五人者。似皆善於搜索。曾無幾時。已徧搜室中事物。卽如地衣。亦揭起審視。老人卸其上衣。授那

歇亭曰。此亦任汝搜索。那歇亭卽徧搜衣囊。旣畢。仍以授老人。那歇亭等旋入他室。如餐室。如應接室。如臥室。無所不搜。然而終不能達其目的。搜索之際。余儕均隨其後。荷兒亦挾其蠟偶。與余儕俱。無何。那歇亭等將行。老人怒曰。詰朝余報警署。不識君將何以自解。那歇亭嗤然笑曰。汝以爲此乃余第一遭在倫敦搜索人家乎。老人曰。窺汝意向。大欲捕余以去。亦投諸蘇色般獄中。惜汝弗敢耳。那歇亭微笑曰。終有一日。汝須入此獄也。老人盛氣曰。余苟須入此獄。汝必先已死却。那歇亭大笑曰。此均異日事。吾儕何須爭辯哉。言次。啓扉。五人相率俱去。老人神色猶未定。身搖戰如葉。引余入餐室。傾杯酒自飲。復傾一杯與余。余亦盡之。吾儕仍返入吸煙室。寶魯及荷兒尙在。荷兒仍堅持蠟偶弗釋。老人旣入。卽扃戶。顧余曰。葛威廉君。此等事。君必深以爲異。惟余在俄國則已習見。不以爲怪。余曰。此輩似有所覓。其物果重要乎。老人不答。但招荷兒吻之。謂之曰。余儕之所以得免。皆我兒之功也。而我兒所拯救者。亦不獨吾一家之人。荷兒曰。兒惟知遵阿父之命耳。

言次。以蠟偶授老人。老人解蠟偶衣。繼出小刃剖偶腹。自其中出一紙團。展之。則數頁黃色之紙。老人卽納囊中。俄頃。顧余曰。葛威廉君。今夕之事。君已目覩。我家祕密。君亦盡知。余今有所干求。不識能俯允否。蓋君旣非俄人。自不至爲人疑及。余欲以此祕密文件乞君珍藏。君願爲之。則爲之。不願則亦無傷。余意殊不欲受此重任。然亦不得不允。乃曰。敢不惟命。老人大喜。趨前與余握手。謝余曰。蒙君允諾。感銘肺腑。倫敦市中。余所敢託以此者。實不過先生一人而已。余今將封固。而加以火漆之印。日後無事時。余將向君索還也。老人言訖。便於地上拾一信封。更自囊中出其祕密文件。納其中。封固後。燃火柴鎔火漆少許於其上。卽以所御金指環鈴一印。然後持以授余。正色凝視余面而言曰。君其誌之。此中數頁紙。與無數人之生命幸福有關係。君要永以藏諸身畔。間諜至多。毋爲所獲也。萬一宣洩。則余全家休矣。然君亦不能免。余受封。藏諸囊中。繼卽告別欲行。老人謂此時已兩句鐘。不如留其家宿一宵。斯時覓歸途。或將爲俄國警察之爪牙所得。余自知